

元妃省親 寬堂 題

馮其庸評批

紅樓夢上

青島出版社

薛鳳儀畫



曹雪芹 著 無名氏 續

馮其庸重校評批 增評增圖 庚寅重訂

紅樓夢

(上)

寬生



青島出版社





甲申五月校批紅樓夢竟自

題兩絕

老去批紅只是痴
芹溪心事幾人知
怪將一把傷心淚
灑向蒼苔問硯脂

一夢紅樓五十年
相看白髮已盈顚
夢中多少裏生忘
老去方知夢阮顚

寬里江書南八十又二



解讀《紅樓夢》

——代序

馮其庸

一 《紅樓夢》是可以解讀的

《紅樓夢》是一部出名的奇書，奇就奇在從易讀的一面來說，幾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讀懂它，真可以說是婦孺皆可讀；但從深奧的一面來說，即使是學問很大的人也不能說可以盡解其奧義。一部書竟能把通俗易懂與深奧難解兩者結合得渾然一體，真是不可思議。也正因為如此，兩百多年來，它既是風行海內的一部書，也是紛爭不已的一部書。

那末，《紅樓夢》真是一部不可解讀的書嗎？從理論上來說，世間的客觀事物，都是應該可以被認識的，所以不可知論的觀點，是不科學的。但是，從實踐來說，什麼時候能認識這客觀事物，就拿《紅樓夢》來說，什麼時候能被徹底認識，這就很難預期了。

這就是說，終究能解讀這部書是肯定的，而何時可以完全解讀這部書則是很難做出預測的。當然，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對這部書還完全沒有解讀，我認爲積二百多年來人們對這部書的認識經驗，應該說人們對這部書的大旨是基本瞭解的，現在說的難解的問題，是指書中較爲隱蔽的部分，而並不是說書的整體。

再說《紅樓夢》作者本身，是希望永遠不被人解讀呢，還是希望終究能得到知音，得到解讀呢？我認爲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們的解讀的，不然就不會作出『誰解其中味』的感歎來了。但是，再進一步來說，我認爲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時代人人都能解讀，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時代人人都不能解讀。曹雪芹處於他的特殊的時代環境，他希望在他的時代，有一部分人永遠也不能解讀。他所以要用『假語村言』，將『真事隱去』，就是爲了要躲避這些人，以免造成文字奇禍；而對廣大的讀者來說，他是極希望人們能讀懂他的書的。至於百年之後，那他就更希望能得到人們的普遍理解了。

從作者的心理來說，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別人能瞭解，那末，他又何必費這麼多心血來寫這部書？不著一字，不是更爲隱蔽嗎？現在他既已著書，而又一方面反復強調『真事隱去』，『假語村言』，而另一方面又說明『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迹，不敢稍加穿鑿』，『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這前後矛盾的話，初看似乎不可理解，細味方纔悟出，實際上是他惟恐人們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綻，以求人們

去仔細琢磨他所隱藏的深意而已。

這種藏頭露尾，欲隱故顯的情景，在文學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我覺得魏晉之際阮籍的《詠懷詩》就與它有極為相似之處。顏延之說：『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李善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下難以情測。』雪芹的朋友敦誠稱雪芹是：『步兵白眼向人斜』，是『狂于阮步兵』。敦敏也說他『一醉羶陶白眼斜』。他們都用阮籍來比喻雪芹，而雪芹也恰好自號『夢阮』。『夢阮』者，夢阮籍也。這樣，我們正好從雪芹自號『夢阮』得到啓示，阮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所以『文多隱避』，是因為『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則雪芹亦何嘗不是。當然雪芹從未『仕』過。且亦不能稱他的時代是『亂朝』。但若從雍正奪嫡的時代起，一直到雍正上臺就立即大開殺戒，不僅把與他爭奪帝位的兄弟殺的殺，關的關，而且雍正元年，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即被抄家，徹底敗落。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曹雪芹家也被抄，徹底敗落。同時破家敗落的還並非一、二家。處在這樣的時代，從雪芹自身的遭遇來說，說自己有近似阮籍的境遇，有同阮籍一樣的『常恐罹謗遇禍』的畏懼，我覺得是合理的，因而雪芹的『夢阮』兩字，是有真實的內涵的，他的《紅樓夢》『真事隱去』，也就是阮籍的『文多隱避』，其道理是一樣的。

無論是阮籍還是曹雪芹，他們的作品儘管『文多隱避』，但並不是他們絕對不希望

人們能理解，因此我們如能認真地去求索，總應該能找到解讀之路的。

二 解讀《紅樓夢》之路

《紅樓夢》的解讀，根據我自己的體會，我認為必須正確地做好四個方面深入細緻而切實的研究工作。

第一 要正確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

要正確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因為曹雪芹在《紅樓夢》裏一再提到他的百年家世，從艱難的創業，到種種特殊的際遇，到成就飛黃騰達亦武亦文的顯宦家世，到最後的盛極而衰和徹底敗落，這些重要的環節，如果不是根據第一手的可信的史料來加以研討，而是根據道聽途說，甚至故意歪曲文獻或無中生有地胡編亂造，這怎麼能正確地進入解《夢》之途呢？

或曰：《紅樓夢》並不是曹雪芹的自傳，何必要瞭解這麼多呢？《紅樓夢》確實不是曹雪芹的自傳，所以『自傳說』是錯誤的。但曹雪芹寫《紅樓夢》的生活素材來源，

卻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這是事實。所以爲了更深入地研究《紅樓夢》而研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生活素材，歷史背景，這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都弄錯了，甚至故意歪曲顛倒了，那末，如何能理解《紅樓夢》呢？

第二 要正確地理解曹雪芹的時代

要正確地理解曹雪芹的時代，不僅僅是曹雪芹生活的不到五十年的時代（約一七一五到一七六三），而且還應該瞭解曹雪芹出生前的一段歷史狀況，因爲這都會對作者產生影響。特別是對曹雪芹時代的政治鬥爭、思想鬥爭、經濟狀況、社會狀況等等，都必須有所瞭解。尤其要注意的是十八世紀初的中國封建社會，正處在緩慢轉型的時期，舊的封建制度的一切仍處在絕對統治的地位，社會仍是沉沉暗夜，但是新的事物、新的經濟因素、新的思想意識卻在緩慢地暗暗地滋長，《紅樓夢》正是真實地反映了一切腐朽的正在加速腐朽，一切新生的正在漸滋暗長的歷史狀況。過去，只是偏重于曹雪芹百年家世及其敗落對《紅樓夢》創作的影響，現在看來，這遠遠不夠。一部《紅樓夢》是整個時代的產物，而不僅僅是曹家家庭的產物，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的反映，而不僅僅是

曹家家庭的反映。《紅樓夢》的內涵是非常深廣的，不是曹家的家史所能包含的。只有把《紅樓夢》放到整個曹雪芹的時代和社會去考察衡量，纔能真正瞭解這部書的深刻含義，如單用曹家家史來衡量這部書，是大大縮小了它的內涵。

第三 要認真研究《紅樓夢》的早期抄本

要認真仔細深入地研究《紅樓夢》的早期抄本，即未經後人竄改過的稿本，因為只有這樣的稿本，纔是純真的曹雪芹的思想原貌。現在大家公認『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本子是最早的本子，而我則認為甲戌本尚有可待深研之處。我認為它的抄定年代不可能比己卯、庚辰早，其中『凡例』的第五條明顯地是從庚辰本轉移過來的，脂批的錯位，批語的較多錯字，版口有『石頭記』和『脂硯齋』字樣的特殊標誌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討。我認為它的底本是經過整理過的本子，如果它一開始就有『凡例』等等，則後來己卯本、庚辰本為什麼又刪去了『凡例』？現今所見己卯本、庚辰本都是幾個人合抄的，所以保持了原本的款式，且字迹明顯地有的部分寫得極好，有些部分則極差，這是因為早期尚在秘密傳抄階段，所以要多人合抄，要完全按原稿的款式，否則就不能合成。到了後來的抄本，已可公開抄了，所以就可一人抄到底了，字迹也只有一個人的

筆迹了。另外，在甲戌本上，正文下還有預留空白待抄批語，以及批語錯行，與正文完全不對等等的情况，這些都是重新整理抄寫的跡象。如是雪芹原稿，決不可能在句下預留空白，而且有的是預留大段空白。所以我認為這是經過後來整理過的本子，當然我說的後來也不是說乾隆以後。我看它的紙張，是與己卯、庚辰一樣的乾隆竹紙，但紙色的黃脆程度，卻超過己、庚兩本，這與收藏者的保藏好壞有關。所以現今只有『己卯』『庚辰』兩本是真正保存了《紅樓夢》原始面貌（即雪芹原稿的款式等等）的本子。至於『甲戌』本的正文，我認為是《紅樓夢》的早期文字，但在乾隆末年重加過錄時，又據後來の本子有所修改。

我這樣說，並無貶低『甲戌』本價值之意，甲戌本上有大量珍貴的脂批，有多出於別本的獨有的文字，這些都是別本所不可替代的它所獨有的價值，我只是認為應該認真深入地研究和鑒定它，認真去解決上面這許多問題，目前對它的研究還很不够，希望專家們多加研究而已。不僅如此，作為研究《紅樓夢》的原始文字來說，現存其他諸種脂批本，包括程甲本在內，都是值得重視而加以研究的。尋求《紅樓夢》的原始文字，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從一個本子上全部解決，只能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把各個早期抄本作認真的排列研究，纔能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來。從這一角度來說，我認為己卯、庚辰兩種本子，恰好是可以作為我們探求《紅樓夢》原始抄寫款式的一個坐標。從文字的角度說，

則甲戌、己卯、庚辰三本的文字，都是屬於早期的文字，都應該加以珍視。

第四 要參照《紅樓夢》同時代的作品

在研究《紅樓夢》時，應該把與《紅樓夢》同時代的其他作品拿來作參照比較，其中尤其值得用來參照的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寫作的時代幾乎與《紅樓夢》完全相同。而書中反科舉，反八股，反封建禮教，反婦女殉節，反社會的假道學、假名士等等，幾乎都是與《紅樓夢》相通的，我們可以用《儒林外史》來印證《紅樓夢》，從而可以看出兩書所反映的共同時代特徵。不僅如此，比曹雪芹略早一些的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值得拿來作比較，其中有關婚姻愛情問題、反科舉八股問題，揭露社會黑暗，批判封建政權的殘害人民等等，其精神都是與《紅樓夢》相通的。通過比較，也可以看出從康熙到乾隆時社會共同的聯貫性的問題。

當然，除此之外，清代有關的筆記小說及其他文獻資料應該盡可能地多加參照。

研究《紅樓夢》的最大歧路，就是猜謎式的『索隱』和『考證』式的猜謎。更有甚者是造假材料，把真的說成假的，把假的說成真的，真正應了曹雪芹的那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至今這種方式還有很大的市場，因為它有欺騙性，它容

易讓一般讀者上當。所以人們須要警惕，須要加以識別，以免走入歧路。

三 解讀《紅樓夢》

《紅樓夢》這部書，我個人覺得，可以分幾個方面來解讀：

第一 賈寶玉人生之路的解讀

《紅樓夢》裏的賈寶玉，是一個全新的形象，他的全部行爲，在正統派的眼裏，就是第三回兩首《西江月》詞寫的：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

兒形狀！

然而，作者是否真是賦予這個形象以這樣的思想內涵呢？賈寶玉走的究竟是怎樣的一條人生之路呢？這卻須要認真解讀。

曹雪芹一再提醒讀者，『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十二回）這句話雖然是對賈瑞照風月鑒說的，但也是讀《紅樓夢》的一把鑰匙，不過並不是一股腦兒把全書都從反面來讀就算符合作者之意了，其實作者並沒有那麼簡單。作者只是說《紅樓夢》在某些事情上，某些話語上或某些詩詞上，不能光看其正面，而要仔細尋繹其更深的內涵，甚或竟要從反面去理解，纔能悟其真意。這兩首《西江月》詞，卻正是要從相反的意義來理解，纔能得作者之意。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寶玉說：

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

第三十六回賈薔買了一個雀兒籠子給齡官玩，齡官說：

『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裏學這個勞什子（指

學戲）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薈聽了，不覺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

這兩段文字，前一段十分明白地寫出了賈寶玉深恨自己『做不得主』，沒有自己的行動自由；後一段恰好借齡官的嘴說出了『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裏』，不得自由。最後還是讓賈薈把雀兒放了，把籠子也拆了。這個情節當然是賈薈和齡官的，但其思想卻是曹雪芹的思想。作者分明是借齡官的情節寫出了要求給人以自由的思想。特別是第六十回春燕對他母親說：『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將來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這裏，作者直接就寫出了賈寶玉認為人應該有自由的思想了。

《紅樓夢》第七回賈寶玉在見到秦鍾後，乃自思道：

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莒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這是寶玉對自己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的憎惡，覺得這個富貴之家反而限制了他與普通人家的交往。而秦鍾也想：『可知「貧窶」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這裏已經比較明顯地寫出貧富的限制，等級的限制。三十六回寶玉對襲人說了一大段反對『文死諫，武死戰』的話後說：

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

五十七回寶玉又對紫鵲說：

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還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煙，煙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

這兩段話儘管說得極怪，從字面上看似很難捉摸，但實際上卻是極端憤世嫉俗的話。寶

玉恨不得自己立刻離開這個污濁的社會，而且隨風而散，一點也不留痕迹，以免自己與這個污濁社會再有沾染。這實質上也是曹雪芹對這個自己生存的現實社會的批判。七十一回尤氏說寶玉：

『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挂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

這段話，從字面上看，好像只是寫賈寶玉的『混日子』，『無所事事』，而實質上作者是在寫賈寶玉對這個社會和家庭都抱着極端消極的態度，所謂『什麼後事不後事』這句話，是對世俗社會、封建家庭要求他走『仕途經濟』之路的不屑一顧和全盤否定。

賈寶玉堅決反對『仕途經濟』，反對『國賊祿鬼』，反對『文死諫、武死戰』，反對『八股科舉』，反對『程朱理學』，這在《紅樓夢》裏都是有曲折的反映的。實際上，在賈寶玉的面前，是明明白白地擺着幾條可由他選擇的人生道路的：一是走『仕途經濟』『科舉考試』，然後做官的道路。這是他的封建家庭以至寶釵、湘雲、襲人等都希望他走的路，但是他卻堅決拒絕了。二是現現成成地走賈赦、賈珍的道路，即接受世襲